兩漢書疏

兩漢書疏序

文章與世道相軒輊六經尊論渾噩簡野孟氏雄以肆至戰國則極矣中間去肭左丘明韓非荀卿列禦寇莊周之文兩深奇詭並列名家西漢公孫弘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諸人

樸直峻整壯麗而精博庶幾古作者漢而東揚震孔融班固輩流習尚對偶氣駿卑弱夫世日降風日漓文體日趣以薄其勢然也然亦蓋三國兩晉例論哉唐宋文章名家諸賢韓退之蘇子瞻學史記柳子厚學西漢書

子固學劉向亦刪其藩升其堂
者矣夫文不難於華難於質不
難於煩難於簡不難於奇曲難
於拔直嘉祐間歐陽永叔務黜
險怪崇平淡格始一變予壹私
評作古文字須刪去近格專志
六經魯論翼以孟氏書參之數

梁國語離騷史記以集文章之
大成以盡其妙以通古作者蓋
嘉有志而未能也同年繙雲周
君文佗副憲湖南間出尊府
封監察御史怡菊公手抄兩漢書
疏見示授而閱之再旬匝數日
參苓薑桂藥籠中物有志學古

文者此書可少乎哉蹠中所載
如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曰太子在早諭敎選左
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曰舜止
二女以崇至德曰天德與私親
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要之皆爲
至言迺若姚而飄頌而覩強立

而道不論盡言而主不懲則又
古三代君臣之遺意可風示後
世無疑者殆猶不直[illegible]文之師
而已因正其訛謬別[illegible]卷凡十
六謀諸同案刻梓以傳廣公用
心云耳公字廷璋先數是職剛
實莊鋆讀書老不厭所著有應

臥讀觀書題識皆可傳也

弘治乙卯秋八月望莆田見素

子林俊序

原缺

卷之四

[illegible]敕

[illegible]大將軍王鳳

就大將軍王鳳

對孝成皇帝策

對孝成皇帝策

壺關三老

上孝武皇帝書 救戾太子

淮南王安

上孝武皇帝書 諫伐閩越

吾丘壽王

對孝武皇帝問論民挾弓弩

主父偃

上孝武皇帝書諫伐匈奴

徐樂

上孝武皇帝書論土崩

嚴安

上孝武皇帝書

終軍

對孝武皇帝問議白麟奇木

平當

上孝元皇帝書

王吉

上孝元皇帝疏 論將[illegible][illegible]勤[illegible]

上孝宣皇帝疏 論宮室車服之[illegible]外戚許史王氏

貢禹

上孝元皇帝疏 論年歲不登郡國多困

上孝元皇帝書

鮑宣

上孝哀皇帝書 論外戚官[illegible]人[illegible]

上孝哀皇帝書論[illegible]

卷之六

魏相

上孝宣皇帝書諫伐匈奴

上孝宣皇帝使宜事

翼奉

對孝元皇帝策同災異

上孝元皇帝疏論更易壇墠宗廟之事

李尋

說帝舅曲陽侯王根論災異

對孝哀皇帝論災異

張敞

上孝宣皇帝封事論用霍光子孫

上孝宣皇帝書請自治左[illegible]

上王太后書論太后好游獵

諸葛豐

上孝元皇帝書論放歸辭

上孝元皇帝書自陳

劉輔

上孝成皇帝書諫立趙后

上孝成皇帝書 [illegible]

卷之七

鄭崇

上孝哀皇帝書 諫封[illegible]之[illegible]

孫寶

上孝哀皇帝書 救鄭崇

毋將隆

上孝哀皇帝書 諫以兵器賜董賢

蕭望之

原缺

原缺

上孝哀皇帝疏封事 諫之封[illegible]

對孝成皇帝直言策 封事太尉 [illegible]史[illegible]

上孝成皇帝書 [illegible]

師丹

上孝哀皇帝書 [illegible]

西漢書正卷之一

劉向子更生本字劉

上孝元帝變事

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見客星昴卷舌間昴與舌之間上感寤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昔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

變事

竊聞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三獨夫望之堪更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悅音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眦悵也悵）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貫緩怨其罪）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

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
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illegible]
政作[illegible]章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
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
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
難一二計比必類反有過之人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
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决三月地大震恭移
病出後病者衆皆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雪音去由是言之地
動殆為恭等殆地近臣戲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彰明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

之原塞矣

上孝元帝封事

上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illegible][illegible]若立望之自殺天子甚

帷幄之乃擢聞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

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

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幾冀曰）懼其傾危乃

上封事諫曰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重直用反）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杼食汝反謂引而進之也）臣聞舜命九官（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

秩宗夔典樂（出言九九官也）庶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而鳳凰見其容儀擊輕擊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罔不肅和（雜遝衆積之貌）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周頌清廟祀文王之詩也於嘆辭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清靜室也言文王有濟孝之化敬而且和尤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持文王之德見於音鳴）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周頌禘太祖之雝[illegible]也相助也辟百辟也[illegible]
諸侯也言有此賓客其以和也而來至也而徵者言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則穰穰然四
方告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
福穰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又曰飴我釐麰此思文之詩以后稷
配天之詩也[illegible]遺也言天遺也物也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
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厲王晃王之子
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小
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爲不善其[illegible][illegible]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向異之衆
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
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此小雅小旻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數欲然惡其上誠誠然不從微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悟
者則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潝音翕訿音紫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橈屈也不
爲衆曲而自匿也旋文徽巧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
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此小雅十月之
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黽勉從事也嗸嗸衆聲也言已黽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愬嗸
者也然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自此以下至百川沸
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
木辰也以水侵金則臣侵君徵惡惡之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御昬微幽言微月者喻有威耳而今此日乃僱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爲災異故令之
其哀也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鞫告

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沸涌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艾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隕陷而盡崩陵谷易處慘罪失序皆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懲以艾止禍乎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正月夏之四月也此時陽用事而不多霜之害殺之失節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陰陽降霜害於生物故己心為憂傷而衆庶之人共為訛言以是為非非斥賢人偽甚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自此之後，天下之

亂簒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也晉幽王見殺爲犬戎所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位也平王出正之于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傷其禍殃自此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春秋也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五年梁山崩阤又厭反蹶也彗星三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入于大辰哀十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夜常星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illegible]火災十四，長狄入國三，（[illegible]）五石隕，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illegible]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illegible]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illegible]）晝冥晦，雨木冰，（[illegible]六年正月雨木冰。[illegible]）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illegible]）大雨雹，（[illegible]）雨雪雷霆失序相乘，（[illegible]冬四年正月[illegible]）水旱饑，蝝螽螟蜂午並起。（[illegible]）當是時，禍亂輒應，弒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貿茅戎地名也又伐其

郊郊周邑也晉人圍郊鄭傷桓王王以諸侯伐鄭鄭之射中王肩伯戎執其使天王

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衛侯朔陪

奔齊襄洪齊日大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理也調

王崩單穆公劉文公甘簡公鞏簡公召莊公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爲三君也遂

至陵夷不能復興陵夷者頹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

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

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言亂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

[illegible]進（反和也）章交公車人滿北軍（[illegible]）（主上書者[illegible]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illegible]上書[illegible]此罰狀[illegible]公車所在）朝臣舛午膠戾乖剌（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更平声）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各任私情不得也）其實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言誣罔天子也營謂回惑之）分曹為黨往往群朋（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言如車輻之歸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illegible]）

[illegible]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尋達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之中、灾異未有稠如今者也、稠多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紛亂也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謂反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枉曲也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

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也瀌瀌盛也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於無雲日出氣始出而雨雪始皆消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瀌蒲驕反晛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迭互也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季孟執國權而卑公室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安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此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轉也志專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移言守善篤也易
曰渙汗其大號渙卦九四爻辭也言王者[illegible]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
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令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
也病三月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
如探湯言其除難急所避也令二府奏諷佞不當在位歷年而不
去二府丞相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
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
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訕毀辱也也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譁讙
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illegible]

由小人成群誠足怪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互相汲引不為比周見尚書[illegible]與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乾卦九五爻辭也言聖王在位[illegible]賢人君子皆來見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泰卦初九言[illegible]征行也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交戟謂宮禁也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重直用反自古明聖未

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罪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佞人之雄孔子誅同惡也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尋其除惡所以察之也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謂歷歷觀之謂思其本也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陰言曰陂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也審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illegible]見陰陽

不詞不敢不通所聞竊惟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洩以由臣謹封昧死上

上孝成帝疏

帝嘗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

向上疏諫曰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繫辭下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數可居中也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大雅文王之詩殷士殷之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以來助祭于周而行祼鬯之禮

（是天命無命歸于有德）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
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
勉（萌與氓同音知之見也）盖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
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
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
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險險）
險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
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
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

紵絮斮陳漆其間斮側略反斬也陳謂也黃石出京北此山今宜州石是也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斮而陳之其間以漆而漆之也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以開發也無可欲謂不實器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雖要藏也南山者取其堅以喻也錮謂鑄塞也夫死者無於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不聚比為墳不樹不種樹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在上郡陽周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

不改其列（不毀桐木百動之例也），殷湯無葬處（謂不見墳墓處也），文武周公葬於畢（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樗里子且死曰葬我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凡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之古墓而不墳，（墓兆墳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州故墓當表識以志之），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君子不脩墓，蓋非之也。

（事見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丕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二邑名）壙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隱肘也）而號曰（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亦見禮記）故仲尼孝子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弟弟言弟能[illegible]理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始皇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建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謂莊襄即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

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阿謂山曲也）下錮山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多累石作槨於其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言不能盡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涉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在到反謂所穿冢藏也）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

有虞始皇者也數年之間乃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罹也遺貲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小雅以為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之也干澗也宣王之德如禰木源秩興盛出室已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眾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

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埤音婢下也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居處也其臣甚惽焉惽音昏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illegible]焉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說讀曰悅[illegible]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特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

秦亂若競為奢侈比方丘隴（[illegible]）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夫之議（橅讀曰模音謨師古曰[illegible]事也唐音是也帝玄成傳及蕭望之傳[illegible]）以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上孝成帝封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浸漸）向雅

奇傑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只突異如此而其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奮世蒙漢恩（顧古字）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寧當言者（所結古出曰）向遂上封事極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蠶十九反人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

[illegible]反[illegible]在五行志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師古日佾列也謂舞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卜四人雍樂詩名徹饌奏之孚[illegible]王者之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illegible]主[illegible]反辭並在五行志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太甚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周書洪範之辭此也言惟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政不由君下及大[illegible]上大夫卿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穰從[illegible]也涇陽葉陽皆其[illegible]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

三人者權重[illegible]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穰范雎之言而秦[illegible]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illegible]之禍二世責於望夷宮閻樂以兵弑二世也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illegible]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居太后之[illegible]將相之位席借因也言右以之坐於席也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力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日寄託也內爲所杖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爲其從吏者皆居顯受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絕遠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氏二家皆以僭逆誅數故爲王氏諱之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互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

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謂詩說豔之敗寵於盛姓蠱於翻反見小雅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萊蕪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仆柳起於上林其樹已死偃仆地而更生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皂隸卑賤之人也左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

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爲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帝身不安則不得久事皇太后天下幸甚。

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

思之、

上孝成帝疏

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

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

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

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

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直陳

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

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

[illegible]三[illegible]一食臣向前數事[illegible]

今今連三年比食也觀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

率二歲六月而一食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

好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昔孔子對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

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攝提星名隨斗杓建十二月星下正則失其所建者將為孟正謂為

陬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

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辰星當見四仲太白經天而行太白陰星

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無雲而雷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有畔

令象[illegible][illegible]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枉矢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蘇林曰有聲為天

[illegible]無聲、熒惑襲月、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隨焉殺二世也孽火燒宮、[illegible]

野禽戲庭、晏曰野鳥入庭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內向而壞長人見臨洮、

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大角天王坐也星茀大角大角因伏

不見、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

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

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

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

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

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

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

之紹起夫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壽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疾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狠狠數奸死亡之誅狠狠猶懇懇之意也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者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計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伻使人也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入召入也

上孝元帝疏

郅支單于遣子入侍願爲内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吉尸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陳湯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戊己校尉甘延壽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斬單于首得漢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千五百一十八級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既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

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
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
宗正劉向上疏曰出陳湯傳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
重群臣皆閔焉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
城郭之兵攬持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
歙侯之旗搴音蹇拔也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
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
慴之涉反恐也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

稽首來賓騎義蘇義所來也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小雅采芑之詩軍衆也焞焞盛也言車衆盛叔且威有如雷霆故蠻荊克定獫狁而令荊士之衆畏威而來也霆他冊反焞他回反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易離上九爻辭也醜類也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

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及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illegible]某某[illegible]令[illegible]所頓也[illegible][illegible]折也刀筆謂吏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謂責楚不貢苞茅及會王世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也春秋僖公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音糜散也而厪獲駿三十四厪與僅同少也雖斬宛王毋鼓之首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寡聲相近蓋誠狀之言不甚諦也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

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死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百倍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竟也罪者懸知言縣罪也通籍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天子）

禁止令得出入也

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

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

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

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

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

獸育

上孝元帝書

陳湯以言東萊郡黑龍冬出為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又言當徙發徒昌陵下廷尉免為庶人徙邊於是徙敦煌久之

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

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

訟湯曰

延壽湯為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

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

下明詔宣著其功也仍改年垂立傳之無窮謂改年爲竟寧也不

以此事當上 壽者附著耳 應是南郡獻白虎無邊垂警備會先帝

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

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

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

率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
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
塊然獨處之意如塊土也被見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
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
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
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
快讒援引也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有衰今國家素
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薦延使舉臣薦士而
延也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梟謂獨其首長之也俊謂敵之冠
率郅支是也左[illegible]日將[illegible]曰[illegible]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

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

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分謂散[illegible]也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度大各反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

而湯過人情所有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非猶殊異無可謂詐責也湯尚

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妬

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出還湯

西漢書疏卷之一終